

Professor Chandra Follows His Bliss

钱德拉教授 想做一个幸福的人

越理解幸福是什么，越享受和家人吃饭聊天，吵架赌气。

[英] 拉杰夫·巴卢 著
刘国伟 译

Rajeev Balasubramanyam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钱德拉教授 想做一个幸福的人

[英] 拉杰夫·巴卢 著
刘国伟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德拉教授想做一个幸福的人 / (英) 拉杰夫·巴卢
著 ; 刘国伟译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20.3

书名原文 : Professor Chandra Follows His Bliss

ISBN 978-7-5594-4468-4

I . ①钱… II . ①拉… ②刘… III . ①长篇小说 - 英
国 - 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04851 号

PROFESSOR CHANDRA FOLLOWS HIS BLISS by Rajeev Balasubramanyam

Copyright © Rajeev Balasubramanyam 2019

First published as Professor Chandra Follows His Bliss by Chatto&Windus, an imprint of
Vintage. Vintage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20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10-2019-694 号

钱德拉教授想做一个幸福的人

[英] 拉杰夫·巴卢 著 刘国伟 译

责任编辑 丁小卉
特约编辑 叶 子 王 品
装帧设计 苏 哲 Heidi Smith 陈艳丽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39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3 月第 1 版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4468-4
定 价 49.9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ROFESSOR CHANDRA FOLLOWS HIS BLISS

Rajeev Balasubramanyam

献给我的父母

那本应该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他的小女儿贾斯敏从科罗拉多飞来，分享他的胜利。《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上已有几篇文章在提前祝贺他了。“就像百米赛中的尤塞恩·博尔特，”《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写道，“就像十一月总统选举中的克林顿夫人，这是一位不可能失败的赢家。”瑞典皇家科学院一向以他们的机密性和保密策略闻名，但这一次，就连赌徒也认为，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非钱德拉教授莫属。

他那晚没能入睡，只是在床上躺着，想象自己该如何庆祝。当然会有人来采访他，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天空电视台。结束后，他还会在贾斯敏登机之前带她去吃顿早午餐，也许还会允许她喝一两杯香槟。傍晚，学院会在剑桥的某个地方举办一场庆祝宴会。他的竞争者会到场。他们都是与他唱反调的人，是阴险小人、平庸之辈，但他会宽大为怀。他会告诉大家，无论是

百万美元的支票，还是十二月份和瑞典国王共进的晚宴，于他而言都没有任何意义。真正让他高兴的是，他可以以此来回报一些人曾经给予他的信任。这里面包括他已故的父母、他信赖的同事，以及他过去的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还是个职位卑微的副教授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雪地里帮他换过轮胎。

那天上午，他已将获奖感言排练了十多次。他穿着睡衣，把一杯咖啡端到卧室，放在电话旁，然后舒展身体躺在床上，头枕着手，期盼着电话打来。一个小时后，他的女儿走了进来，发现他睡着了。

“爸爸，醒醒，”贾斯敏一边说，一边晃晃他的脚，“爸爸，你没获奖。”

钱德拉愣住了。他等这一刻等得太久了，吃尽苦头。他在海德拉巴获得学士学位，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第一份工作，在芝加哥度过令人精疲力竭的十年。返回剑桥后，又碰上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他的团队立即遭到中伤、怀疑，头上扣着屎盆子。而之后的每一年里，他都清楚地记得——尽管他的名字会先出现在评奖委员于四月份公布的初选名单中，接着再出现在夏天公布的决选名单中，但那枚十八克拉的金质奖章总是落入他人之手。他的苦日子本该在这一年到头，他所有磨难本该在这一年获得回报。

“我想问一下，这一次，那个幸运的获奖者是谁？”

“获奖者有两个。”贾斯敏说。

钱德拉一跃而起，把两个枕头推到他的背后，将老花镜戴到了

鼻子上。

“名字呢？”

“想不起来了。”

“试着想想。”

“心脏和色拉酱肉¹，好像是。”

钱德拉哼了一声：“不是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

“是他们。我觉得是。”

“那明年又会是谁呢？星空和小屋？”

“我不知道，爸爸。有可能。”

“好了，那就这样吧。”他一边说，一边把被子拽过来，盖住身体。他意识到，假如不是他女儿来了，他也许会就那样躺着，一直躺到明年。

十分钟后，贾斯敏回来告诉他，房子外面有一群记者。钱德拉没有换下他的睡衣，直接与记者们见了面，彬彬有礼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女儿建议他邀请他们进来喝咖啡，于是他和四名当地记者坐在了餐桌旁。在这四名记者中，一名来自格兰切斯特公报，一名来自安格利亚邮报，两名来自坎布斯时报。

“我们非常遗憾，先生。”来自公报的年轻女人说。她看上去快哭了。

“那个奖应该是你的，”来自时报的男人说，他嘴里散发着杜

1 原文为“Heart and Stroganoff”，发音和下文的“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类似，此处是贾斯敏记错了，并且引出了钱德拉接下来的调侃：“星空和小屋”（原文为“Starsky and Hutch”）。——译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松子酒的气味，“我们原本希望今晚好好庆祝一番呢。”

“好啦，没事，没事。”他回答道，他被他们的善意感动了，“生活就是这个样子。¹”

“获奖的应该不是你，先生，”那个女人说，“真的应该不是你。”

“嗯，没什么，没什么。²”他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停止说法语。他对这种语言一窍不通。“顺其自然吧。³”

在记者离开之前，他让他们相信自己为获奖者感到开心，并为一切都已结束感到高兴，期待明年能再次与他们相会。他的表演骗过了贾斯敏以外的所有人。那之后的整个上午，贾斯敏以一个十七岁女孩的残忍，反复问他：“你没事吧，爸爸？你没事吧？”无论他说什么，她都不断地重复提问。终于，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发了脾气，喊道：“我没事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如果是在过去，他会认为贾斯敏的追问只是出于体贴和关怀，但他现在相信，她不怀好意，她终于染上了折磨家长的家族传统。不过，他还算是她的家长吗？毕竟，她现在已是妙龄少女，和她母亲在博尔德生活了三年。她母亲不仅把离婚归咎于他，还指责他导致了埃博拉病毒爆发和“博科圣地”崛起。

就在他回到家的瞬间，电话铃响起。慰问的电话如溪流一般，

1 原文为法语“C'est la vie”。

2 原文为法语“de rien, de rien”。

3 原文为法语“Laissez-faire”。——编者注

流淌了整整一天。在那个星期的剩余日子里，还有零星的电话打来。剩下那个月，不少他几乎不认识的人会在街上叫住他，表达他们的慰问。这些男男女女明明连三个经济学家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现在却好像指望这个活一样。

到了十一月，那种歇斯底里的劲头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美国选举的恐惧。到了这时，钱德拉才意识到，他多半永远也不可能获奖了。十年前，在那个孟加拉人施展其油腔滑调的魅力时，钱德拉获奖的概率就下降了。即使时光荏苒，又轮到一个人获奖，这个领域也已经发生变化。多年来，经济学家肆无忌惮，把他们的专业搞得晦涩难懂，用无法压缩的对数让一切都专业得要命，好让人们把他们当成神秘的先知，而非社会科学家。经济学现在差不多成了“穷人的”数学，但钱德拉仍用不好微积分，他觉得那应该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研究助理的任务，他亲力亲为有失身份。

无论如何，他的右翼倾向已经让他成了斯堪的纳维亚人¹不愿意奖励的对象。那个平庸的次-次大陆会认为这是知识和道德越轨的一个信号。那是自由主义者最令他讨厌的地方。他们不知羞耻地自以为是，仿佛人类的过失都是别人造成的，而他们无论做什么，哪怕是杀人放火，都是英雄壮举，都是为自由和正义服务。事实上，瑞典人连自由主义者都算不上。他们是中立者、弃权者，仿佛他们是有意选择不成为超级大国，来保持他们的客观公正。

钱德拉希望自己能有个瑞典学生，好让他狠狠折磨一番。但

1 这里特指瑞典人，因诺贝尔奖（除和平奖）每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颁发。——编者注

是，在他的学生里，与瑞典人最接近的也只是个操着美国口音的荷兰女孩。令人遗憾的是，她极其聪慧。因此，他继续授课，假装埋首于自己的研究，全然不觉史上居然有诸如诺贝尔奖这样微不足道的存在。

在学期结束后的某个星期三早上，钱德拉从他在格兰切斯特的家中出来，步行穿过草地，前往大学。只有在和学院院长共进早餐时，他才会这么做。他就职于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担任克利福德·H. 道尔名誉教授。这是个终身教职，意味着教多教少随他意。与霍金教授相同，他是学院的固定装置，就像屋顶上的那群滴水嘴兽石像一样持久不变。

“早上好，教授。”门卫负责人莫里斯一边打招呼，一边碰了碰他的圆顶礼帽。

“早上好，莫里斯。”钱德拉一边说，一边接过了他的邮件。他的邮件包括最新一期的《经济学杂志》、六张茶会和宴会的请柬。他基本确定自己不会参加这些活动。

“院长在等你呢，先生。”莫里斯说，像很多门房那样，他能同时表现出谦恭有礼和颐指气使，“小心脚下。今天早上霜重。”

“好的。”钱德拉说。他步入了大树庭院。大树庭院因排列在小径两旁的“瑞典豆”树而得名。它们现在光秃秃的，挺着细长的枝丫。

院长室入口，一个穿着马甲、面无表情的仆人迎接了他，接过了他的大衣和围巾。钱德拉穿过走道，进入餐厅，发现院长正在火炉前阅读《泰晤士报》。

“很高兴见到你，钱德拉。”院长说。他每次叫钱德拉的名字时，好像总是以“枝形吊灯¹”的发音开头，然后才回过神来。

“也很高兴见到你，院长。外面真是天寒地冻。”

和众多英国知识分子一样，院长只将暖气打开一点，让家里像半生不熟的牛排那样不冷不热。他声称这有助于“改善头脑”。

“寒冷的日子到了。”院长说。他这话很可能在暗示美国选举。

“的确。”钱德拉说。

院长看起来比实际岁数要年轻一些。他一头浓发，上了润发油，向后梳着。他的眼睛湛蓝，只是瞄准的方向不同。他多年前是个跨栏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后来一个对手把沙砾踢到了他脸上，致使他右眼失明。有传言说，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去过肯尼亚，当过伊迪·阿明²的径赛私人教练。从他脸上饱经风霜的皱纹不难看出，他是个阅历丰富的人。

院长把他领向了餐桌。餐桌大得足够四十人用餐。钱德拉依旧喜欢这餐桌周围的环境，喜欢墙上挂的荷兰大师的画作、站在门边的仆人，喜欢加在一起差不多值五十万英镑的光滑的银质刀叉、银质汤碗。通常，他们的谈话与经济有关，而钱德拉得充当一个治疗师的角色。他会用温和的语气告诉他五年内英国不会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那么，你的情况怎么样，教授？”院长问道，“从你的小失落中恢复了吗？我必须说，我们都非常遗憾，你没有成为我们的第

1 原文为“chandelier”，和“钱德拉”原文“Chandra”的发音接近。

2 伊迪·阿明（1925—2003），乌干达独裁者。

十五位。”

到目前为止，学院已出现了十四位诺贝尔奖得主。老实说，一些消息比较灵通的同事，在年初就开始把钱德拉说成是“第十五位”。现在，他们不这么说了。

“噢，我很好。”钱德拉说。他把他的咖啡杯推向仆人，并顺势对仆人要给他拿新鲜草莓的提议点头表示同意。那些草莓正好可以配着羊角面包吃。

“但最近几个星期肯定挺难熬的，是吧？”院长说，“有些压抑？”

“噢，哪有！”钱德拉说，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整个周末都不起床，“我一般不把这些东西太当回事。奖章不过是过眼云烟。”

“是呀。”院长说，他放下餐刀，然后挠了挠头，“是呀，的确是这样，可……这个奖章多少还有些精美。一些人似乎认为，你最近可能多少有些不高兴。”

“他们真的那么认为？”钱德拉问道。他感觉院长话里有话。

“不瞒你说，有人投诉。”

“谁投诉？”

“学生，”院长说，“主要是本科生。”

“哦。”钱德拉说，心情放松下来，“哦，我知道了。”

“是的，你好像说了一些比较粗鲁的话。当然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有几个学生不太好受。我的意思是，这通常来说是系主任的事，但考虑到是你，我觉得我最好亲自和你谈谈。”

“我很抱歉，院长，”钱德拉说，“可我真想不起来我说过什么粗鲁的话。”

“是的。”院长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他的笔记本——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哦，他们有些人有点儿太敏感了。有个女孩子，你好像当着她同学的面一再说她是个‘白痴’。在她的描述中，你还将她的‘白痴’归因于合理的智力差异。”

“是的。”钱德拉说，那件事他记得很清楚，“你看，院长，我对我的学生一向比较宽容。我不指望他们严肃对待专题报告，我不反对他们抄袭我的书来写他们的论文，但我真的希望他们承认基本经济事实。这个女孩子把凯恩斯乘数描述成‘涓滴效应神话’。这不是你可以有自己的见解的东西，院长。这是一个事实：如果公司获取的利润较高，那么他们就会投入更多资源，因此就业也会增加。人可不能走入一场暴风雨，然后说，‘在我看来，太阳明晃晃的’。但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女孩正是这么做的，于是我就指出了另外一个事实。”

“说她是个白痴。”院长说。

“是的。”

“嗯，当然了，我很理解。但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会说‘白痴’这个词在政治上有点儿不正确。”

“即使我们谈到的那个人真的是个白痴，也不行吗？”

“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个白痴，更行不通。”院长说着便微微一笑，不过，他的笑会让人以为他是牙疼，而非高兴。“这么说吧，钱德拉，你最近心情郁闷，这可以理解。当个经常在媒体上露脸的

名人不容易，加上那么多人抱着那么多的期待。所以我觉得你也许应该休个短假，休个轮休假也可以。事实上，我们当中不少人也是这么想的。当然了，这要看你的意愿，我们绝不会强迫你的。不过，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我不想休假。”钱德拉说。

“可它值得你考虑，不是吗？”

尽管钱德拉根本不打算那么做，但他还是点了点头：“是的，值得考虑。”

“那就好，这个问题就不说了。”院长说，就在此时，仆人端着熏猪肉、鸡蛋、烤面包进来了。“我们聊聊经济，好吗？”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院长表达了他对英国脱欧、信贷紧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询问这是否会让世界“漂在粪坑上”。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因为它相当于在问“我会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死掉吗”，或者是“我们会在赛艇比赛中获胜吗”。从微观经济方面来看，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难说”，但这样一来，钱德拉就没时间吃完第二个鸡蛋了。第二个鸡蛋煮得好极了，依旧如丝般柔滑。他决定尽可能表现得积极一些。对付诸如此类的情况，这一向是个好办法。

“真是难以想象呀，”他说，“当美国打喷嚏时，全世界都感冒。说到底，这是个资本控制问题。”

“嗯，这真是令人宽慰，不是吗？”院长一边说，一边拂去他裤子上的面包渣，“听到真正懂行的人这么说，我就安心了。”

“不用客气。”钱德拉说。

“我只是搞不懂贫困。”院长说。他换了个话题。这个话题有可能永远也扯不完：“我们是能够养活全世界的，可看看我们都干了什么。这真是荒唐呀，钱德拉。我的意思是，这种状况究竟能不能被改变？我们究竟能不能恢复理智？”

教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肯定能。”

“那就好。”院长说。

他们握了握手。钱德拉大步走进门厅，拿了他的大衣和围巾，走了出去，走进了十一月的凛冽寒风中。他之所以回答得那样斩钉截铁，并不是因为他反感贫困问题（他并不反感），而是因为他和一个学生约了见面。他现在已经迟到二十分钟了。

他步履匆匆地穿过草坪（一种只有教师才享有的特权），走出学院大门（即所谓的“谦卑之门”）。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有些离奇，因为它被道路一分为二。在横穿三一街时，他几乎没有注意游客和骑自行车的人（他一贯如此）。然后，他跳上了木质旋转楼梯，朝他三楼的房间走去。

他带的博士生拉姆·辛格正坐在楼梯平台上，眼睛盯着手机。他的学生似乎都这样，总是用手机来打发漫长的清醒时光。

“对不起，拉姆，”钱德拉说，“抱歉。”

“没事，教授。我也迟到了。”

“那就好，很好……那究竟是个什么？”

拉姆·辛格的胳膊下夹着一本《傻瓜统计学》。

“就是一本消遣读物。”

钱德拉打开门，叹了口气。他实在搞不懂，一个全国一流大学的经济博士生，为什么要读那种蠢得要命的书？但是，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畅销书试图通过对专业学科“去术语化”来打破知识壁垒。这种想法虽说是出于善意，但未免荒唐。别人花很多年才掌握的东西，你是不可能三个小时内学会的。无论公众喜欢与否，知识依然重要。经济学仍旧是专家的菜，而不像他三十四岁的儿子苏尼总爱说的那样——“不过是些常识”，仿佛随便哪个阿猫阿狗都能当剑桥的克利福德·H.道尔名誉教授。

“德里怎么样？”钱德拉问道。他在房间里踱步，把书从沙发上拿走，冲咖啡，给他的吊兰浇水。这些都是收拾宿舍的人忘了干的事情。

“德里还是那个老样子，”拉姆·辛格说，“没什么变化。啤酒越来越贵了。”

“实地调查呢？”

“实地调查真是太棒了。我获得了大量数据。只是有个问题……”拉姆拍了拍他的《傻瓜统计学》。

“嗯，看来我们没多少可谈的，”钱德拉说，“很高兴看到一切进展顺利。”

“还是关于巴西的问题。”

拉姆·辛格的学位论文打算比较古吉拉特邦和他坚持称作“特洛伊¹”的地区经济表现。他总在谈话中不经意地插入这个词汇

1 原文为“TROI”，与特洛伊的英语单词字母相同，但它其实是“The Rest of India”（印度其他地区）的首字母缩写。